

【塞】阿卜杜拉·萨季

万里骅／译 刘 煜／校

混血姑娘的梦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混血姑娘的梦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ABDOULAYE SADJI

MAIMONA NINI

据巴黎 PRESENCE AFRICAINE 出版社1953年版译出

混血姑娘的梦

〔塞〕阿卜杜拉·萨季

万里骅 译

刘 煜 校

责任编辑：白 丁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，11.625 插页，2 字数，227000

印数：1—23500

ISBN 7—217—00198—6/I·96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141 定价：2.20元

新书目：87—38

序

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本来是人间常见的爱情悲剧。在非洲，由于部分青年爱慕虚荣，向往都市，再加上种族歧视与崇洋迷外，这种悲剧就打上了鲜明的地方色彩。

玛伊蒙娜和妮妮的悲剧，在塞内加尔是具有典型性的，在非洲大陆甚至第三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的代表性。因此，小说在巴黎“非洲存在”出版社出版以后，不断重印，并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小说的某些章节被塞内加尔、扎伊尔、几内亚、刚果等国选为学校教材，并非偶然。

阿卜杜拉·萨季(1910~1961)是塞内加尔现代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，生于大西洋岸的罗菲斯格，父亲是个伊斯兰教隐士。他十一岁以前均在古兰经学校读书，以后上初中高中，1929年赴法深造，1932年回国，从事教学工作与文艺创作，后任国家教育部督学。1947年，他和阿辽纳·狄奥普等作家在达喀尔和巴黎创办了《非洲存在》杂志和出版社，得到安德烈·纪德、加缪、萨特等名家的赞助。作为该杂志和出版社的编委之一，他主持出版了非洲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。他自己的作品很多，主要有长篇小说《玛伊蒙娜》(中译本为《达喀尔美女》)和《妮妮》(中译本为《混血姑娘的梦》)，短篇小说《冬嘉》，《悲惨的婚姻》。另外还和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合编了非洲

法语基础教材《兔子的光辉历史》。由于他在学生时代受到巴尔扎克和左拉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，他的小说揭露批判塞内加尔社会的各种积弊，具有明显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；又由于他长期担任国家教育部的高级官员，行政职责与作家的良知促使他的作品具有教育意义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与教育人民的主观愿望相结合，是萨季小说的主要特点。

塞内加尔是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的国家。十五世纪葡萄牙人最早侵入。十七世纪法国殖民者也在北部的圣路易港建立了殖民地，并陆续排挤了葡萄牙人，独占了个国家，并将它划入“法属西非”。到1960年8月21日，它才宣告独立，成立了共和国。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这里统治了三百多年，使它形成了一个既有高度发展的都市、又有极端落后的农村的殖民主义型国家。达喀尔是塞内加尔的首都，是西非最大的港口和商业中心，欧化程度高，工商业繁荣，资产阶级的生活奢华，这些，对贫穷落后的内地人具有强烈的诱惑力。向往到达喀尔去成了农村青年的风尚。但由于殖民主义者、买办官僚、封建贵族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存在，社会矛盾非常复杂，盲目涌向都市的农村青年往往上当受骗，成了当地富豪或纨绔子弟的牺牲品。玛伊蒙娜这个十六岁的农村姑娘，便是千百个受害者之一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作者就是想通过她的悲惨故事来教育人民。

妮妮出生的地方是塞内加尔另一个海滨城市圣路易，它虽然远远不如首都繁华，但是法国殖民者最早的活动中心。

由于白种人和本地沃洛夫族黑人通婚（当然是黑种姑娘嫁给白种男人），出现了一个混血种人的社会阶层。这个阶层人数虽然不多，但影响很坏，他们崇洋迷外，孤芳自赏，自搞种族歧视，依肤色的黑白程度划分等级，互相瞧不起，更看不起黑人。姑娘们一心一意想嫁给白种人，上当受骗也不悔。妮妮一家三代人都是这样。妮妮从十五岁起曾多次受骗，最后爱上了白人马尔丁罗，满心以为能嫁给他，却仍旧被他抛弃。直至最后她仍瞧不起非洲，要到欧洲去寻找幸福。她的结果虽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：不是在外沦落至死，便是仍然回到老家。

很明显，作者同情玛伊蒙娜的天真受骗，痛斥妮妮的迷外崇洋。情节曲折生动，高潮迭起，很有戏剧的感染力；思想性和艺术性兼而有之，达到了较高的水平，读之有益，有趣。

译者研究非洲文学多年，并在非洲工作过，深感我国在这方面的译介工作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，特选译了这两部作品，合订一册，献给我国的读者。

刘煜

一九八七年二月

于西安外语学院

目 录

序.....	(1)
混血姑娘的梦.....	(1)
达喀尔美女.....	(169)

第一部分

二月的一天清晨，气候寒冷，浓雾弥漫，天气晦暗。每年的二月同前两三个月一样，都是昼短夜长。公鸡被漫长的黑夜搞糊涂了，不停地啼叫。已经六点半钟了，它们还在喔喔地打鸣。

混血姑娘妮妮已经起床半小时了。她习惯在祖母和姑妈去望早弥撒时起床，并为自己每天能早早按时起床感到自豪。早起是大人物的优点，它至少是对性格和意志的考验。每天这个时候，她什么事也不做，走到阳台上，举目远眺。在前面的河岸边，有些黑人妇女把垃圾倒进河里后，便在河边洗手洗脚，做伊斯兰教的大净或小净。还有几个妇女脱下上衣和围裙，把水浇到背上、腰上和肚子上，悄悄地洗起澡来。晨曦已露，但天色仍然朦胧，正好掩盖了她们的羞耻部位。偶然走过来一些男人，蹲下来，停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走了。在模糊不清的晨光中，虽然这种场面不大雅观，但却也是圣洁的。妮妮是一个年轻姑娘，每天看到这种场面，已经习以为常，也不觉得难为情了。

河流似乎已把雾气吸尽。空气越来越清新。格恩达村尖尖的茅屋顶、木板房和石头房子都露出来了。在小河湾灰色的水面上，停泊着很多独木舟，一只只大腹便便，漂浮不定。

这些从上次收获季节就停泊在那里的独木舟，正等候着在下次收获的季节驶向分布在塞内加尔各地的港口码头。圣路易这个美丽的城市不能指望由其他渠道提供食物，只能依靠这些港口。

妮妮离开阳台，回到房里。这时大门吱嘎作响，妮妮并不感到惊奇，她知道，祖母和姑妈通常是在这个时候望完弥撒回来。

马尔莱家族只剩下祖母埃莱娜和姑妈奥尔唐斯两个人了。她们曾经也是和妮妮一样的年轻姑娘，身材苗条，风度优雅，温柔活泼。她们也和大家一样有过青年时代的理想。这种使她们飘飘然的理想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彼此真诚相爱的伴侣。但是，这种理想却象肥皂泡一样，在飞快上升以后就破灭了。现在，她们只靠对上帝的虔诚的信仰和对光辉往事的回忆来度过残年。她们的青春是在不断的失望中度过的。她们也曾和几个欧洲白人发生过短暂的爱情，但是，白人把她们热烈爱抚一番之后，离开这里，不再回来了。

祖母埃莱娜和姑妈奥尔唐斯还保留着混血种贵妇人的老习惯，总是身穿丧服，深居简出。她们每天拂晓去教堂望弥撒，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，沿着灰色的高墙没精打采、踉踉跄跄地走着，好象两个影子，两个幽灵。清晨的微风使她们感到舒服，使她们头脑清醒，使她们更加虔诚地信仰那唯一能安慰她们灵魂的上帝。她们望完弥撒回来，一路上数着念珠，背诵祷文，回到家里，便闭门隐居，直到第二天早晨。

妮妮梳洗完毕，要去上班，便走到两个老太太面前，拥抱她们说：

“早上好，奶奶，早上好，姑妈。”然后大声喊道：“巴加里！”

一个黑孩子从厨房出来，快步走向妮妮。

“咖啡煮好了吗？”

“煮好了，小姐。”孩子回答说，样子好象一条挨了打的狗，立即又回到厨房去了。

老埃莱娜低声抱怨邻居的狗吵得她一夜没有睡好，奥尔唐斯姑妈认为神甫主持的六点钟的弥撒时间太短了。

妮妮告别了祖母和姑妈。这时大概是七点多钟，她可以从从容容上班去。圣路易城没有地铁，也没有公共汽车，她只有步行。多么累人哪！

嗒！嗒！嗒！……她在水泥地上快步走着，如果不是她脸上和那稍微宽厚的嘴唇上涂满了胭脂口红，显得有点淫荡外，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一个混血种女人。她的一举一动都没有混血种女人那种没精打采的样子。

嗒！嗒！嗒！……急促的步伐使她全身震动。她昂起头，直视前方，以蔑视一切的姿态傲视她碰见的所有的人。

她很快走到了办公室。她的两个同事——两个地道的白人，和她开起玩笑来。他们分别藏在一扇门的后面，等她走进来，就“喔！喔！喔！……”地怪叫几声。妮妮吓了一跳，但仍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哈哈大笑。随后，她谈起她在梦中的奇遇，

“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恶梦……啊！真可怕！”

她转动泛白的眼睛，鼓起涂满口红的嘴巴。两个白人好象看着一头稀奇的野兽那样盯着她，心中暗想，他们的打字员是否还是一个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幻想的人。但是，妮妮似乎仍然沉浸在至今尚未完全消失的幻觉之中。

“真是一个可怕的恶梦。我梦见自己在一个黑乎乎的原始森林里。突然出现了一群手持砍刀的黑人。啊！我一想到这件事！……”

由于过分激动，妮妮讲得很快，声调也变了。两个白人勉强听懂了她说的意思。

“那么，”一个白人问，“那些手持砍刀的黑人想干什么？”

“很明显，”妮妮回答说，“他们想砍我的头。我真害怕，便喊叫起来了，一下就醒了。啊！确实可怕！”

这时，公司老板突然进来了，他严厉地盯了她一眼，没理睬她，向两个白人走去，下了一道简单的命令后离开了。妮妮感到很尴尬，为了报复老板，在他后面做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怪脸。沃洛夫族黑人把这种怪脸叫做“柯卡里”。

在老板表示不满之后，妮妮虽然有点恼火，但还是拚命地工作起来。两个白人虽与老板这次生气无关，但心里仍有点不舒服，只好冷冷静静地着手工作。

妮妮打字很熟练，速度很快，只见机器的纸架从左到右、从右到左地迅速滑动，发出了沉闷的哒哒声，显出这个混血姑娘熟练的技术和职业上的责任心。

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。

马尔丁罗和勃南这两个欧洲职员的工作是写报告、订计划、造预算。他们工作的单位是一个企业的附属机构，负责疏浚水道，使从大海来的船能够驶进内河。这个企业通过合同为市政当局承担这项任务。

突然，马尔丁罗站起来对妮妮说：

“妮妮小姐，您这么喜欢议论打网球，今天下午，您愿意同我们——勃南先生和我玩上一场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，我对您的提议感到非常高兴。”妮妮欣喜若狂地回答。

“您在税务局工作的女朋友如果愿意的话，也可以来和我们一道玩玩。”

“是梅格小姐吗？妙极了。我立即告诉她。”

妮妮喊叫：“马马杜！”

一个通讯员跑来了，一见是妮妮叫他，脸上立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，用本地话问她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妮妮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通讯员对她的反感。

“听我说，马马杜。”她仍然高高兴兴地问他，“你认识税务局的梅格小姐吗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那很好，你赶快把这张纸条送给她。”

妮妮写了一张简短的纸条交给通讯员。马马杜为了找岔子，在走以前，用土话问道：

“要不要等候回信？”

“看你，马马杜，”妮妮有点生气了，“请你给我讲法语，我不会说你的土话。”

通讯员大笑一声，拿着妮妮写给她朋友梅格小姐的纸条走了。

“这些本地人傲慢无礼。”妮妮对两个白人同事说，想要他们同意她的看法，但他们都默不作声，伏案工作。

马马杜不是一个讨厌的小伙子，他只同他的本族人一样记仇心重。过去，他对妮妮很有礼貌，很尊重她。他觉得，黑人和混血种人是血缘亲属，理应友好相待，必要时还应互相帮助。他还觉得，尊重妮妮，就是在这两个法国白人面前尊重自己的种族。但是，妮妮对他这种表面顺从的意义理解错了，对他就象对自己家里的黑人僮仆一样。马马杜考虑以后，改变了态度，现在他只有一个看法：任何一个白种女人或黑种女人都比妮妮更值得尊重。

通讯员带回了字条，上面写道：

我十分高兴能和马尔丁罗与勃南先生打网球。

我迫切盼望结识这两位先生。一切面谈，下午见。

你的玛杜

下午五点钟以后，妮妮和玛杜戴着无沿软帽，穿着平底鞋，腋下夹着网球拍，神气十足地向北面海滩的网球场走去。她们的肤色完全不同，妮妮几乎是白种人，而玛杜和黑种人差不多。

这时候，安德烈—勒邦街还很热闹。

黑种女人三五成群，趿着拖鞋，没精打采地走着，一边慢吞吞地说话。她们有的到洛多去，有的到西勒多去，那一张张丰满而扁平的脸上，都随随便便地抹了一些自己调制的玫瑰红香粉。男人们穿着长袍，边走边谈政治。

在塞内加尔，政治是人们自始至终谈论的话题。

几个穿着时髦服装的年轻人走过来了，他们是费德尔贝中学的学生，或者是刚下班的职员。

街上虽然闹闹嚷嚷，妮妮和玛杜的清脆声音却容易听出。

“他们真叫人高兴！勃南先生似乎对您很感兴趣，他亲口对我说：‘您可以和您的朋友一道来’。”

“哦！他对我这么感兴趣？”

“我想是的，他们两人都很有教养。”

“你看，我们等待的人终于来了，没有白白浪费时间。这是一个好机会。”

“是的，真是一个好机会。”

“马尔丁罗先生的网球看样子一定打得很好。他身体长得多棒，两只胳膊多有力……这小子真漂亮。”

“勃南先生也不错！我每次在你办公室里看见他，都不由自主地赞美他。他长得聪明，又有风度。”

妮妮正要回答，突然停下来，回头看着一个碰了她一下的黑女人。她用蔑视和气愤的眼光盯了这个黑女人几眼，骂道：

“你这女人，你说，走路不该当心点吗？”

看见这个女人不理睬她，继续往前赶路，妮妮低声抱怨：

“这种人多愚笨，没有一点教养。”

街上每天都要发生点小纠纷。凡是黑人的笨拙举动，在圣路易城的混血儿眼中，都成了丑恶行为。不管妮妮和玛杜怎么说，她们从来没有到过巴黎。在巴黎的街上，行人相撞的事是常常发生的。

刚才发生的小事很快被遗忘了，两个人重新交谈起来。她们走得很快，说话有点气喘，交谈也是断断续续的。为了不让马马丁罗和勃南先生在那边久等，她们常常跑着赶路。

土著居住区很快到了。居民以黑人占绝大多数。阳台上，庭院里，到处是黑人，在商店里进进出出，见了面互相问候的也多是黑人。黑孩子一丝不挂，在街上随便玩耍。紫铜色皮肤的年轻姑娘，披着蓝色羊毛做的假发，穿着丝绸长袍，显得漂亮时髦，口里衔着一根白色的小树枝，在街上蹁跹。她们中间有的是真正的混血儿。这是一伙不遵守习俗的人，受的是沃洛夫族的教育，过的是土著的生活。她们看到妮妮和玛杜走路的神态好象忘掉了自己的出身和种族似的，心里感到十分厌恶。一切都是相对的……老年人坐在家门口高谈阔论，路过这里的妇女弯腰屈膝向他们致敬。他们是些值得尊敬的人。

翁特村到了。这里是沙质土壤，也和格恩达村一样有茅草屋和大板房。

她们看见了马尔丁罗和勃南，便象相识已久的情人那样，高兴得笑着嚷着跑起来，并无拘无束地走近他们，气喘吁吁地说着道歉的话，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在听。

“为了不迟到，我们是跑来的，只是你们来得太早了。当然我们……”

“我们只好抄近路回家去拿了短外衣……”

叽叽喳喳，喳喳叽叽……

“我们赶快开始玩吧。”妮妮催促大家，“抓紧时间决赛一场。我选马尔丁罗先生和我配对。”

“选得妙极了。”勃南接着说。

她们脱下了栗色短外衣，觉得轻松了。玛杜看见一个黑孩子，便用沃洛夫语喊道：“喂！过来。”

“你会说沃洛夫话？”妮妮很惊奇。

“听你说的！这是我会说的唯一的一句沃洛夫话。”

那个黑孩子过来了。

“是要我拾球吗？”孩子问道。

“是，要好好地拾。”

孩子露出一口白牙齿笑了；今天至少可以挣到十法郎。

马尔丁罗和勃南已经站在打球的位置上，两位小姐也走过来了。妮妮拿着球拍挥来挥去，活动一下手腕。

发球！……球赛开始了。

咚！球过网了。咚！球回来了，落在地上，弹起来了。一声大笑，说明这一拍打得真好。玛杜大多数球都没有接好，因为她只想随便玩玩。她的球伴勃南先生是一个网球迷，打

起来总是一本正经，符合规范，因而认为玛杜小姐卖弄姿势是不合适的。

妮妮比较明智，打起球来非常认真。

这时已是下午六点钟了。日色转暗，夕阳落到屋顶，暮色笼罩着球场。

“真遗憾！”妮妮说，“天黑得这么早，我还没有玩个痛快。”

附近的清真寺突然传来了一阵合唱经文的歌声，声音尖锐，久久不停，使四个打网球的人感到厌烦。这曲歌名《穆安津》，是宣告祈祷的时间已到。

妮妮和玛杜听了，发出了一阵神经过敏的笑声。在祈祷的时候，怎么能够这样没礼貌地大声喊叫呀！

《穆安津》的最后一句是：“阿拉乌，阿古巴尔，阿拉乌，阿古巴尔……”^①

是的，上帝是伟大的。祈祷时一片寂静，两个白人也免不了在胸前划十字。在这个庄严的时刻，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上帝好象合二而一了。两个上帝都充满了神秘感，发人深思，使清真寺的《穆安津》尖声高叫，使基督教堂的管风琴奏出悦耳的琴声。

“阿拉乌，阿古巴尔……”

《穆安津》的祷文又开始了。天色越来越黑。黑黑的人影静悄悄地在四个打球的人面前鱼贯而过，走进了清真寺。

^① 阿拉伯语：上帝伟大。——原注